

长篇小说《红旗谱》是梁斌先生为中国当代文学奉献的一部文学精品,出版至今六十多年了,依然如茅盾先生当年所赞为“里程碑的作品”,标志着中国当代文学演进的脚步与成就。它是一部中国农民觉醒与奋斗的宽广壮丽的史诗;它强烈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标志着“五四”以来中国新文学回归本土、回归民族文化的重大成就;它慷慨悲歌、燕赵风骨式的悲壮美别开生面,创造了审美新境界,独步文坛,鲜有来者;它所塑造的以朱老忠为代表的中国农民文学典型,不仅丰富了当代文学人物画廊,而且振聋发聩,至今巍然屹立。

《红旗谱》手稿收藏于中国现代文学馆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,现代文学馆筹建,派员来津征集作家手稿,梁斌将自己所存手稿做了归纳整理,亲自穿针引线,像乡村小学生缝作业本那样,将手稿一本本缝制起来。事后,老人家对我说,现代文学馆来人取走时,他特意与自己的手稿合影,全部手稿从脚边摸起来,比他的人还高。

梁斌说过,手稿是从作家身上掉下来的肉。

1976年唐山大地震,梁斌在凌晨的地动山摇中惊醒。窗外,伴随大地震而来的地光,正在城市的上空泼洒着一片恐怖惨烈的红色。他居住的小楼此刻像在狂风暴雨中颠簸的小船。突然,头顶传来巨大的轰鸣,屋顶的砖瓦被强烈摇撼,在一瞬间全部跌落尘埃。梁斌从床上跳起,一个箭步便冲向隔壁的书房。

“地震了,快跑!”家里人冲进书房,拉他逃离险境,却见他定定地站立在书柜前,一手支撑着摇摇晃晃的书柜,另一只手伸进书柜去摸他《翻身记事》的手稿。“我的手稿!我的手稿!”他不顾一切地喊着,推开家里的门。那一年,他已经62岁了,在危难面前,在生死面前,为了手稿,他却像个力大无比的勇士。当时保存的书柜里,还有他多年来收藏的名画近百幅,其中仅吴昌硕的三幅精品,当年每幅估价都在三四十万元以上。这样高值的收藏,他弃之不顾,在危难面前,生死面前,第一时间想到的却是手稿。

地震之后,天津街头临建棚首尾相接,家家都在一个早上失去了墙壁和门窗的阻隔。于是,在梁斌所居住的南海路临建棚区,人们便能经常看到一个不离小包袱的老人,他站,他坐,他走,小包袱总是抱在身边。就有人问,梁老,你那小包袱里有什么宝贝,这样金贵?梁斌笑笑说,是我的手稿。

上世纪90年代,一位西班牙收藏者看中了梁斌的手稿。他找上门来,跟梁斌进行了一场密谈。送走西班牙收藏者,梁老笑容满面。孩子们问他笑什么,他反问道:“你们猜猜,开价多少?”孩子们说:“10万人民币。”梁老大笑道:“10万美金!”笑过了,他将手一挥,说:“10万美金不卖!我的手稿属于人民!”

后来,梁斌果然无偿捐献出所存全部手稿。那重量比他的身高还高的手稿,是他用泪、用血写出来的,是他用命、用人格保存下来的,他全部捐献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。2014年,天津市梁斌研究会派员赴京为这批手稿拍照,其中“老忠还乡”“运河派兵”“反割头税”“二师学潮”四部分,收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纪念版《红旗谱》。我读到的,便是这部书中的手稿。

二

作家的手稿,蕴含着丰富的信息,大到关乎作家所处的时代、社会,小到关乎作家个体信仰、人格追求、性格特征乃至创作心理。

《红旗谱》正式开笔时间为1953年6月,开笔地点为北京碧云寺。

很难想象梁斌的创作环境,他似乎是在打一场游击战,打一枪换一个地方。在北京碧云寺,他画了一幅锁井镇地图,列出人物表,设计了每个人物的思想性格,拉出《红旗谱》的大致轮廓;回到武汉,《红旗谱》最初的章节是在酷暑中诞生的;在北京中央文学研究所,他的写作速度出奇的迅猛,一天要写十来个钟头。“游击战”打了约一年左右,到了1954年年末,《红旗谱》第一部的草稿完成了。

《红旗谱》从1953年6月开笔,到1957年年末第一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,4年之中经过多次修改,我所读到的手稿,或许是交付编辑的那一套,因为行间有个别问号;于第一章首句后有红字“空一行”标记,疑为编辑所留。所标问号,自然不会是作家本人自问;至于排版时哪里空行,也属于编辑工作。

手稿为竖排、双页,钢笔字,由右至左竖行书写,每页10行,每行25字,双页相加,即为500字。每页右侧由射线缝纫起来,翻开来由左至右,阅读时却由右至左,这让我想起梁老穿针引线,像乡村小学生缝作业本那样,将手稿一本本缝制起来的情景,也幻化出冀中平原上一个庄户人家的孩子,坐在炕桌前,就一盏油灯,一笔一画,由右至左学习写字的情景。梁斌便是以这种方式,完成了鸿篇巨制《红旗谱》的书写。

粗粗翻阅一遍,信息量不小,初读一遍便有三个发现。

首先,笔体的娟秀令我吃惊。梁斌的文学属于慷慨悲歌、燕赵风骨式的悲壮、阳刚之美。茅盾说过“梁斌有浑厚之气而笔势健爽”,梁斌形容自己的写作状态时,也说“激情之下,笔走如龙”,“心如平原走马,易放难收”,说“我的创作生活,已经到了火热而紧张的状态,有时头晕、心跳、肚子打颤,我的激情到了不可遏制的状况”。如此激情如此极、冲动到极致、喷薄欲出的炙热情绪,却能以如此娟秀的笔体表现出来,宣泄出来,那份生命的强大抑制力,那种视文学为无限崇高的奉献精神,不能不令人感到强烈的震撼。

第二个发现却让我忍俊不禁。这套手稿上至少发生过两次修改,一次用黑色墨水,一次用红色墨水,每次增删,所用的修改符号都与我做《天津日报》副刊编辑时所用的一样,那是报业内部通用的符号,犹如业内“暗号”,不仅编辑懂,而且后边排字、排版、校对,各个程序上的报人都明白。梁老之所以能娴熟运用这些“暗号”,是因为他曾经担任过武汉日报社社长,审稿子、值夜班签付印,是老本行。手稿上还有许多处粘贴的痕迹,那是发生了大段文

字修改,索性用新文覆盖了旧文,这也属于编辑看家本领。上世纪70年代,我初进编辑部,文书就替我领了剪刀、糨糊,两时,我还惊讶,一看周边,每位编辑桌上都有这两样,后来真正操作起来,才知道这剪刀、糨糊的威力,省去多少重抄的辛劳!读到这里,不由得想到,梁斌还是个报人,他为新闻事业作出的贡献尚有待研究。

第三个发现就很意外了。在手稿上,朱老巩砸钟时,他年幼的儿子叫朱老忠。这一点,在《红旗谱》出版时梁斌将朱老忠改为小虎子。这一改动不容小觑。我曾经在冀中平原乡村生活过六年,当地

《红旗谱》手稿初读

宋安娜



有将男孩子名字中间那个字,也冠以“老”的习俗。比如张老强、刘老增,所以,朱老巩年幼的儿子叫朱老忠,乃是当地乡俗。梁斌之所以做出修改,我猜想可能出于两点考虑:第一,朱老巩、朱老忠在同一章中同时频繁出现,容易混淆;第二,不了解冀中乡俗的读者会产生阅读歧义,而梁斌写作《红旗谱》有个朴素的语言追求,他要让识字的人看得懂,让不识字的人听得懂。

梁斌的文学语言,曾经发生过一次脱胎换骨的“革命”。他的小说处女作《农村的骚动》,载1933年6月11日《大公报·小公园副刊》,小说约四千多字,署名“雨花”,一个很女性的名字。很显然,从这篇处女作上,可以看到上

世纪30年代新文学欧化小说的影子。与这篇处女作同时,他还在京津两地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杂文,语言风格基本一致。这些报上“北图”时期的产物。保定二师学潮,梁斌被反动政府通缉,被迫亡命北平,加入北平左翼作家联合会,整日在北平图书馆读书。那时,他脑子里装满许多书,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,前苏联初期革命文学、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,除了书还是书,白天读书,夜里写作。“每天晚上写两三千字的文章,第二天就寄出去。有时抄一遍,有时连抄也不抄。第一次得到稿费是喜不自胜的。”五十多年之后,梁斌这样描述他作为一个19岁文学青年的夜生活。

梁斌民族化的语言风格淬炼、完成于抗日战争时期。梁斌在抗日战争期间有长达5年的剧社生活,作为新世纪剧社的社长,他写戏、拍戏、演戏,带领剧团转战敌后根据地,鼓舞将士斗志,发动民众抗日,是个亦文亦武的文艺战士。日本鬼子在前方打,他带着剧社在后方演戏;日本鬼子在后边追,他带着剧社在前边演出,看鬼子将近,拆台、装车,拉起布景道具转移到下一个村子,接着开会唱戏。冀中广袤的平原上,遍布着新世纪剧社的脚印;冀中开阔的天空中,回荡着新世纪剧社的歌声。

河北冀中抗日根据地,面临京津,地处津浦、京汉、北平、石德4条铁路之间,深陷敌后,敌我斗争异常残酷,环境非常艰苦,但在这几年中,根据地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戏剧活动。梁斌兼任冀中文建会文艺部长,受冀中区委党委书记黄敬之托,依托新世纪剧社,开办了两期文艺培训班,招收的都是村剧团的骨干,合起来有几百人。这些年轻的男女农民从训练班走出去,便成了抗日文艺的种子,播撒在冀中大地上,生根、发芽,蓬勃生长,使抗日文艺像平原上的青纱帐那样地连天,郁郁葱葱。1941年秋天,冀中召开第二次党代会,总结群众文艺工作经验。据统计,全区能够独立演出的村剧团有一千七百多个。许多剧团的音乐人才能识简谱,能指挥,还有的拥有舞蹈队。一千七百多个乡村剧团活跃在敌后,活跃在炮火中,这是一个奇迹,也是世界戏剧史上的奇迹,也是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。

为了让剧团的演出更接近人民群众,梁斌发动了一场话剧舞台语言的革命。梁斌新世纪剧社的战友刘光人回忆说:梁斌一到剧社就开始摸索“话剧地方化”的问题。地方化也就是群众化。我们的观众绝大部分是农民(战士也是农民出身),我们的话剧必须使农民喜闻乐见。地方化和群众化第一是演员的语言发音,演员演戏既不撇京腔(北京话),也不用某一个地方的土话(如鑫鑫话),而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,形成一种为冀中农民能接受的新的地方化的舞台语言。掌握这种舞台语言发音,对一个演员来说也不是一日之功,但不断演出,不断磨炼,大体上形成了新世纪剧社的舞台语言发音体系。新世纪剧社地方化、群众化的舞台风格是独特的,在冀中大地站住了脚,冀中文艺界都承认新世纪剧社以演农民戏著称。

一个剧社居然能属于自己的舞台语言发音体系,这不要说在战时,就是在和平时期也属凤毛麟角。很可惜,战争时期剧社没有录音设备,这套舞台语言发音体系我们已很难再领略它的风貌。一个事件往往有多个视角和结果。战争时期,强调文艺直接为战争服务,文学家、艺术家看到的是身边充满了炮火硝烟的生活;和平年代,当年的炮火硝烟渐渐沉淀,升华为艺术,在世界文学的大视野下,我们才看到了民族文学的生命和灵魂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没有新世纪剧社独特的舞台语言发音体系,便不会有《红旗谱》的民族语言,不会有《红旗谱》的民族风格和民族魂魄。

三

这套手稿,有的页码非常整洁,有的页码却多处涂改,增删密密麻麻。逐行细读,可见这些增删大致分为三个方面:

第一,增加了人物对话描写。梁斌擅于通过对话描写塑造人物性格。“老忠还乡”中,朱老忠一下火车便与二十多年未见的老友严志和相遇,此处有一段对话,写严志和与乡亲们跟冯兰池打官

司,输了一头牛,灰心泄气要远赴他乡,朱老忠劝他留下。这段对话增加了上百字(楷体处为增加的文字):

严志和问:“不走?”

朱老忠梗着脖子,摇摇头说:“不走!”

严志和又低下头呆了一会儿,说:“不走怎么样?把我肚子气饱了,我就是爱生气!那个土豪霸道,咱哪里惹得?”

朱老忠这时红了脖子脸,把胸膛一拍,伸出一只手,举过头顶说:“这天塌下来,我朱老忠撑着!朱老忠穷了一辈子,没有别的,咱为朋友两肋插刀!有朱老忠的脑袋,就有你的脑袋!行吗?”

严志和眯着眼睛,忽闪着长眼睫毛,看着朱老忠,愣了抽袋烟工夫。看见朱老忠刚强的气色,才有些回心转意。颤动着长身腰说:“听大哥的话,要不就回去?”

朱老忠看说了严志和,就又鼓了一把劲说:“回去!跟他干!”

此时,两个人物刚刚出场,正是“亮相”的关键时刻,这段增加的对话,令朱老忠的义薄云天和严志和的“爱生闷气”性格特征,得到了浓墨重彩的刻画。

第二,增加了人物心理描写。手稿在朱老忠还乡、出了车站之后,增加了一大段人物心理描写:人挤,一时走不出棚口。在月台上停住脚,抬头望望站上的房屋树木。想起他离开家的时候,这站房才盖上,铁道两边的树木才栽上。没有钱,也没坐火车,沿着铁路两边的村庄,背着铺盖卷,要着饭吃上了北京。如今带着老婆孩子坐火车回来,铁路上的树木已经遮住阴凉儿……

梁斌笔下的人物心理描写,大多采用中国古典小说的白描手法。这段增加的文字,通过站房、树木引出少年小虎子逃难的回忆,进而通过痛苦的回忆,运用对比手法烘托出朱老忠终于踏上家乡土地时的舒畅心情,看上去并非心理描写,却于不动声色中,描摹出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。

第三,对字句精打细磨。每个作家修改文稿,其中大量的工作便是字斟句酌。梁斌的精打细磨有自己独到之处。比如他非常讲究语言的韵律。写朱老忠还乡,趴在车窗窗外看,原稿为“他趴在车窗笑哈哈的,说”,就这几个字,却经过两次增改。第一次黑笔,在“说”前加了“抖了抖肩膀”五个字;第二次红笔,改为“抖擞了抖擞肩膀”,使用了叠音,文字的意思没变,语言的韵律大大增强,读起来既生动,又朗朗上口,能令不识字的人听得津津有味。

文艺周刊

第二九六八期

三亚,古崖州,小名三丫,一个知名度极高的城市。每当提到它的时候,不用加上所属省份的名字,在全国范围内都广为人知。记得在中学上中国地理课,老师说除了省会城市而外,其他城市前面要加上所属省份。现在想,可能是以前资讯不甚发达,出行也不方便,人们到过的地方不是太多,倘若不在前面加上省份,大家还真不知道它们在哪儿呢。

如今对于三亚,人们是再熟悉不过了。三亚是旅游胜地,也是休闲热土。无论是中国的南方、北方,或是东部、西部,也无不是大城市,还是乡下村镇,哪怕是远在西北边疆的农民,乃至内蒙古草原的牧民,人们熟知三亚,热议三亚,既知其盛名,又知其所在。很多人都到过三亚,一些人还多次到过这里,更多的人在心里藏有到三亚旅游的愿望和打算。那些为数不少的来自东北、西北地区的退休老人或自由人群,成为经常到这里过冬的候鸟一族,有些人甚至捷足先登,早已在三亚买了房子常住。

三亚在地理位置、气候类型上确实颇有特点,得天独厚。三亚在海南岛的最南端,海南岛作为祖国大陆南面的一个孤岛,四围是南海的万顷波涛。三亚具有亚热带和海洋性两种气候,还同时兼有山海之胜,让它背靠大山,面朝大海,四季常绿,花开不败。显然可见,这样一些优越的特质,远远超出那大部分为单一气候和地理类型的旅游城市。所谓旅游城市,当然是指那些风景优美,适于观光和游览的城市。可能还有另外一个意思,就是指那些有一些风景,只适合观光的城市,可以到此一游,但此外别无什么历史文化内涵。

长久以来,我对去海南、去三亚“心向往之”,比不在很多情况下“实不能至”。相信在很多人的心目中,早已把海南和三亚联系在一起,去海南、去三亚差不多,去三亚就是去海南,去海南就是去三亚。事实上,三亚也是“最海南”,海南也是“最三亚”。可能是太愿意去海南了,总觉得自己去得次数不多。但是,实际而言,虽然来海南不太多,算起来也是到三亚了。

新世纪之初,因为出差有机会到三亚。虽然只在三亚住了一个晚上,就匆匆去了别处,但仍然可以感受到浓郁的亚热带和海洋气候特点。特别是漫步三亚街头,那种温暖而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,让我这个来自西北高原的人,一下子又是见到绿意盎然,又是见到大海浩瀚,感觉既新奇,又兴奋。第二天乘汽车北上琼海博鳌,还没有离开三亚地界,就明晃晃阳光下的雨帘奇事来了个不期而遇。在车的前方,一阵雨水飘然而至,豆大的雨滴落在车子的前窗上,瞬间织成一道密密的雨帘,穿过之后即是晴空万里,不再见到一滴雨;于是回头去看,却发现雨帘后面也是一片晴朗。原来,并不是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,而是隔着一道雨帘,两边都是晴天;也不是“道是无情却有情”,而是太有情,太有趣了。

没有想到的是,再去三亚就是十几年以后

昨夜是在这山里度过的。

早晨,一只山喜鹊把我唤醒后,就忙开它自己的事情去了。院子里的蜀葵开得正艳。五只刚出窝的小麻雀,尾随母亲,蹦蹦跳跳找零食,兴奋得叽叽喳喳个不停。前天割去的韭菜,又钻出了一茬嫩芽。随手摘下一根黄瓜,胡噜两下就直接放进嘴里。虽然太阳还在山的那一边,山里的早晨还凉爽得很,但我心里明白,端午过了,山杏儿黄了,麦子该开镰了,夏至正迎面而来。很自然想起一句谚语:“夏至有了雨,好比秀才中了举。”

偶尔的山居生活,貌似荷尔德林的“诗意的栖居”。可我清楚,现代人的诗意栖居,已经演变成一些人眼里田园牧歌式的农家生活——但剔除了锄禾日当午的辛劳,过滤掉了化肥、农药、污水等日夜不停地对大地的侵扰。“当那崇高者为我们耕种田地”,此刻,他也无法保证耕种出来的食物是崇高、安全的了。

所以,真正的诗意的栖居,大概真的只能在诗歌里实现了。

所以,真正的歌者,他所创作出来的作品,可统称为大地诗篇。大地承载了太多,物质的、精神的。既有高山大川,又有沙砾溪流;既有光荣与梦想,也有苦难与哭泣。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”。多么浅显的道理,又是多么深刻的启示啊!可以说,优秀诗人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心境,都是来源于那颗饱含着爱的心灵。没有爱的自由,何谈诗!

于是想起了我们伟大的诗人陶渊明、杜甫。

“归去来兮,田园将芜胡不归?”陶渊明归去的,不仅是快要荒芜的家园,更是突破心灵的枷锁,就像荷尔德林诗中所言:“但我欲前往高加索! / 因为至今我仍在风中听说/诗人,像燕子,是自由的。”

“星垂平野阔,月涌大江流。”当下,多少人在逼仄的高楼阴影里生活,在穿梭的车流中躲闪,想起杜甫这两句诗,内心又该作何感想呢?

大地的苦难就是诗人的苦难。当现代文明的迷雾将人们的心灵层层包裹,呼

吸困难的时候,一个有担当的诗人写出的诗句,应该像山间清澈的溪流,滋润斑驳的

“任何一种艺术,如果长期为人们所钻研,就会逐渐显示出它所内蕴的尊严、秘密的思想及它和其他艺术形式的联系。”(勃莱)诗歌是什么?诗歌是一门艺术,更是一个人的心声。我相信,每个人的灵魂都与远

古和当代有相通的地方。而诗歌,是最便捷的通道。当我对着家乡翠屏湖岸边一朵楚楚可怜的黄花心生怜爱,3000年前,《诗经》中就有过这样的句子:“参差荇菜,左右流之。窈窕淑女,寤寐求之”;当我们为生活的五味杂陈感慨万千的时候,自然会想起曹操的“对酒当歌,人生几何?譬如朝露,去日苦多”。

当今社会,铺天盖地的诱惑和无节制的行为,冲击着每个人的心性和灵性,也考验着每个人的操守。但如果能够做一个真正的诗人,一个能够审视内心的人,无论是抱怨路人甲,指责路人乙,还是迁怒路人丙,都会心生挂碍,找不到自己努力的方向。我告诉自己,不要把有限的生命,浪费在一地鸡毛的世俗之中。一个心存大爱的人,对万物都应有一颗敬畏之心,并从中发现和发掘别人忽略的美、

浪费掉的情,从而感悟汉语博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。

诗人徐俊国关于“诗人的境界”曾有这样的感受:“诗人按境界从低到高依次为:一、用阴影把阳光弄脏的人;二、在阳光中诅咒阴影的人;三、在阴影中歌颂阳光的人;四、用阳光清扫黑暗的人。这四类诗人对世界观察、理解、判断、把握的方式明显不同,所产生的写作动力也大相径庭,诗歌的力量自然就有天壤之别。诗歌是带了安慰和拯救之心来到人类之间的,我们应该还以敬畏。‘弄脏’‘诅咒’‘歌颂’不是诗人的正业,诗人真正的使命是‘清扫’。”

是啊,每天清晨,环卫工的扫帚沙沙响,他们扫除了路上的污垢,扫出了满天霞光和城市漂亮的容颜。如若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,其主责,应该是清扫灵魂上的尘埃。

一定会的。我相信。而且,我愿意,愿意做一个用阳光清扫黑暗的人!

本版插图 张宇生

用阳光清扫黑暗

杜康



浪费掉的情,从而感悟汉语博大的穿透力和震撼力。

诗人徐俊国关于“诗人的境界”曾有这样的感受:“诗人按境界从低到高依次为:一、用阴影把阳光弄脏的人;二、在阳光中诅咒阴影的人;三、在阴影中歌颂阳光的人;四、用阳光清扫黑暗的人。这四类诗人对世界观察、理解、判断、把握的方式明显不同,所产生的写作动力也大相径庭,诗歌的力量自然就有天壤之别。诗歌是带了安慰和拯救之心来到人类之间的,我们应该还以敬畏。‘弄脏’‘诅咒’‘歌颂’不是诗人的正业,诗人真正的使命是‘清扫’。”

是啊,每天清晨,环卫工的扫帚沙沙响,他们扫除了路上的污垢,扫出了满天霞光和城市漂亮的容颜。如若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,其主责,应该是清扫灵魂上的尘埃。

一定会的。我相信。而且,我愿意,愿意做一个用阳光清扫黑暗的人!

本版插图 张宇生

三到三亚

康健



这一次是开车沿着海南岛东线往南走,从海口一直到三亚,心里充满期待,事实上也不虚此行。一路上,沐浴着明媚充沛的阳光,呼吸着新鲜通透的空气,大家都有轻松而雀跃的心情。车子一会,蔚蓝色的大海拉着长长的白浪,一次次轮番冲向岸边,快速抢滩而又不舍撤退,循环往复,永无停歇。因为山的遮挡,树的掩映,大海一会儿露脸,一会儿藏身,像是在跟我们玩躲猫猫的游戏。大海与我们相伴而行,从眼前一直延伸到天边,海天相连,海天无别,海天一色。而近旁的滨海沙滩,也是一大片连着一大片,看上去那沙质是极好的,洁白

而晶莹,细腻而平整。这海水,这沙滩,这椰树、蕉林、芭蕉林,还有掩映在无边绿海之中的那些白色的漂亮楼房和别墅群落等等,这些美图美景就像是电影胶片般,在车窗边一帧帧地掠过,让人骋目游怀,油然而生心旷神怡之感。

车子进入组团式分布的三亚市内,感觉三亚真是大啊。眼前呈现的自然景观愈加美丽,似乎更为辽阔而汹涌的海面,巍峨而逶迤的大山,静谧而秀丽的海湾,广袤而热闹的沙滩,整齐而高远的椰林……城市面貌也愈加漂亮,高速公路上车水马龙,大街小巷也是一样的热闹非凡,商场店铺弥漫着生活的烟火气,一些景区的大门口游人满坑满谷,路边街边的漂亮房子很是引人注目,各色绿化花木把整个城市点缀得漂亮漂亮,挂着各省市牌照的轿车跑车越野车随处可见,这个城市的繁华之感盛得满满,感觉快要溢出来了。三亚的繁盛景象,明显超出了岛内其他城市,让人一下子对它刮目相看。这一程,又使我到三亚、对海南的认识和了解加深了一步。

最近一次到海南,是第三次。这一回并没有转道其他地方,而是直接到三亚,一头扎进三亚,一直待在那里。正值全国春节假期,三亚也到了它最繁忙、最热闹的全盛之季,当地酒店房价及市场物价陡然暴涨,我没有条件参与其中比富斗富,故而听取当地朋友建议,订了一家民宿。这次到三亚,主要是和家人一起来休年假,可以到多处景点游览,算是对三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

我们先后去到亚龙湾、海棠湾、三亚湾的海滩上休闲信步,印象最深的是在那位于梦幻般的椰梦长廊景观的外侧,绵延达二十多公里叹为观止的长长海滩上随兴漫步,平沙浅草,连天以远,真真是赏心悦目,悠然自得。那几天气温骤降,下海稍嫌水凉,但仍然挡不住人们与大海的亲昵。勇敢的人投身大海怀抱而向水深处弄潮游泳,更多的人是在海浪反复冲刷的细沙上赤脚行走,那些“在水一方”的姑

娘、大婶们,忙于摆拍各种泳装及彩裙的美照,精力旺盛的孩子们,则跑来跑去在近水沙滩上建造自己的“理想城堡”,伴随着一排排海浪冲上沙滩又退去的节奏,发出一阵阵兴奋无忌的大呼小叫。我在水边和沙滩上蹒跚而行,亲见水清沙白人欢乐的和谐场景,整个身心顿时变得放松而轻快起来,似乎累月经年的疲惫和劳累都被一扫而光。

可不要低估三亚阳光的厉害,出不了两个小时,就会让你从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,变身成为皮肤黝黑的红脸关公或黑脸包公。家人望着我那熟悉而陌生的一副黑脸,只有嘿嘿。中国的女性同胞们情况有所不同,她们可以做到在放飞自我展现风采的同时,擅长调用各种有效防护措施和手段,确保让自己继续保持美白。间或可见一些外国游客,却是不分男女无一不在尽情释放天性,在这样一个美丽的假期,一片漂亮的海滩,他们不会放过尽快成就自己小美肤色小目标的大好机会。

走进南海观音、天涯海角及玫瑰谷等景区,完全是杂糅了自然与文化的另一种体验。穿行柔情无限浪漫无涯的万亩玫瑰园,踏足当年断肠人在天涯、如今欢乐在海角的同一处所在,瞻仰法相庄严而又慈祥爱惠的南海观音立像,自然与文化、环境与人文彻底融为一体,使游人得到非同一般的身心体验。不过,要是只说一样东西,一样最具代表性的海南风物,那还是这里随处可见的椰子树,把它们留在一张照片的背景中,高高美美,随风摇曳,让人只消看上一眼,就可以清晰辨识出独特的海南风情和三亚印记。

东北人是三亚最大的“候鸟群”,也是外地来这里最多的定居者,他们从最北方之地的东北到大热之地的海南,从祖国的大西北到最南方,东北人对这片土地确实是情有独钟,这里是最大的过冬群落,因此,这里很多的花园洋房和漂亮别墅,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属于他们的。很多人把在三亚买房置业,作为美好生活的重要目标,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则率先实现了部分人理想。

这次和家人一起到三亚度假,驻留的时间稍长一些,对三亚的了解相对深入,在意识和心态上则是放松许多。在城市景观之外,因为落脚民宿而获得关于三亚乡村的特别体验。在这里,再次遇见遥远记忆中,已经相隔了四十多年的那种久违的黑暗:在自家熄灯后发现,周边竟然是漆黑一片!在长期遭遇光污染的城市生活中,终于可以享受一回拥抱黑暗的权利。在城市角落的原山乡村,在安静而寂寥的夜晚,偶尔会传来几声犬吠,给此次短暂的乡村体验,平添一份人随人入的静谧。

夜半时分,居然听到了鸡鸣,先是一只,接着是两只,然后是几只一起,提前行使起司晨的职责来。估计附近哪里还是有光照,以至扰乱了鸡们的生物钟。不能怪鸡,要怪就怪人。在肆意人为化的环境里,这些鸡能生存下来殊为不易。一时想起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诗句,稍稍顿悟忘机忘言的山居真意。